

夜光杯

吃过晚饭,出门散步去。
穿过斑马线,人行道旁有一片不很宽的草地,被一丛丛粉红的蔷薇围揽着。我停步在了草地边,两个中年汉子,把草地当作餐桌,在这里吃饭喝酒。

一位憨厚,胡子拉碴,穿橙色工装,像是清扫马路的环卫工人。他端着盒饭,吃得正香,米饭的白,衬得脸膛黝黑。一位捏着小酒杯的,穿着深灰夹克衫,头发齐整,像个领导。两人面对面,中间,摆着四五个菜,醒目的是一碗红烧肉。

领导喝酒,工人吃饭。有点好奇,也有点不平。我蹲下身,问工人:“你怎么不喝点?”“上班时间,咋能喝酒?”是河南口音。“领导就能在上班时喝?”“他早下班了。”这时,领导发话了:“这两天,他晚上加班,要迎接检查,我自己买了几个菜,陪他吃个饭。”

这一下,我怔住了。紧接着,亮着声调对工人说:“你碰上好领导了,领导买的菜,多吃点,那碗红烧肉,别给他剩了!他呵呵乐了:“是的,是的。我们领导好着呢!”

每个菜都动得不多,工人盒子里的饭,说话之间,已吃掉了一半。他似乎无所谓能否喝上一口酒,有领导在夜晚的街头陪吃,拘谨之外,脸上有一种不易察觉的满足。

领导抿了一口,酒香飘散。慢慢地说道:“他们加班辛苦,我陪他们吃,反正在家吃也是吃。”“在家陪老婆吃,多热乎,在这陪员工吃,还自己搭钱,不过,这方法好啊!”“大家互相关照着,把事情干好就成了。”说着,又夹了一口,挺舒坦的模样。

那一杯酒

宁白

离开他们,右转弯时,又回头望了他们一眼。这一幅街头夜餐图,让我觉得,酒,有时还真是个好东西。很多时候,喝酒是男人特有的一种情感表达。尽管那位工人看着领导独饮,但喝酒陪餐流露出的对他的关切,他一定感受到了。漂泊在城里打工的村民,他们常常孤独,更懂得也更珍惜人情。

这个场景,这一杯酒,使我的思绪有了几十年的跳跃。

年轻时,我在大庆油田工作。千里草原,一到冬天,冰雪皑皑。油田钻井队在寒风雪中坚持钻探,机声隆隆、热火朝天,春节也不休息。

油田领导牵挂着他们。党委书记宋振明同志,大年三十,带着白酒,坐上吉普,顶风冒雪,去草原深处的钻井队,慰问钻井工人。在这个家庭团圆的日子里,他要向亲人不在身边的钻井工人,敬上一杯过年的酒,一起欢度除夕之夜。

帐篷里,工人和书记围坐在一起,每个人都端上了酒杯。工人感谢书记,说:“有宋书记的这杯酒,这大年三十就不孤单了!书记笑了:今晚喝酒、吃肉,饺子管够!他说,代我向你们家里的父母、老婆拜个年,明年的日子一定会过得更好!热情、真诚、吉祥的话,顺着香辣的酒,一起流向了工人们的心里。帐篷外,彻骨的寒风,卷着雪

片,呼啸而过。钻井工人那股豪爽喝酒的热乎劲儿,像要融化帐篷顶上那层厚厚的白雪。

除夕夜,在风雪中与工人碰杯;月光下,在街头陪工人吃饭。差别在于,一是欢欣,一是独酌,他们手上的那一杯酒,却都表达了对员工的尊重和牵挂。我在大庆的同事,曾是1205英雄钻井队的副队长老于告诉我:宋书记常来我们钻井队,有这样的领导,我们干活,心情舒畅,身上劲头大着呢!钻井工人,与牵挂他们的领导,人远,心不远。庆功会上,书记和他们一样,开怀大笑,使着劲儿鼓掌。

宋书记后来去北京当了石油部长。他虽然离开了大庆,但是,大庆的工人们仍然惦记着他。他去世时,年仅64岁。按照遗嘱,他的一部分骨灰留在了大庆。至今,已经进入老年的石油工人们,聚在一起时,常常会念叨他们的这位老领导,流露着当年的那一份情感和敬意。

我和宋书记的女儿曾在大庆油田指挥部“二号院”的一幢平房里办公,在不同的部门。上班时,门口见到,会互相打招呼。父亲的过早离世,让女儿心痛,她却表现得很坚强,支撑她的力量,有部分来自大庆的工人们,对父亲的由衷的尊敬。当年斯文朴素的小宋,现在也该是一位两鬓染霜的老太太了。不知她是否仍在大庆?我在千里之外,遥祝她生活安好。

散步回来,月光下的马路,被清扫得纸屑、树叶、烟蒂全无,放眼看去,银辉一片。

一杯酒,醇香入心,经久不散……

减字木兰花·大雪

松庐

不闻鸦旦。漠漠空山寒日短。荔挺初萌。风虎相交阳暗生。

壮心堪束。客梦欲成惊折竹。砧落霏霏。一夜飞琼掩路歧。

品读曹可凡新近出版的散文集《我要唱到永远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版),我一次次痛心自问:人,

应该如何塑造自我?途径多得无法厘清,然而,总逃不脱日日与他人交流接触时的取长补短。如能从一些人身上看到点点微光,并迎之入心,实在是任何

点点微光,迎之入心

张家鸿

人都可达至的路径。曹可凡笔下所写固多名人,然此路并不崎岖难行。相反地,这是一条任意人皆可启程的路。因为,曹可凡的书写非流于皮相的书

写,单写他们的作品、名气、履历,而是透过这些,刻画出他们的品质、意志、人格等精神层面的质地。

晚年时的傅聪不止一次取消音乐会,只因他固执地要演奏肖邦二十四首前奏曲却又力不从心。不管朋友们如何宽慰,建议他弹点别的,他就是不愿意。他曾说,自己甘愿一辈子做音乐的仆人,每次上台演奏都像“从容就义”。九十三岁的秦怡自编自演自筹资金,登上青藏高原拍摄电影《青海湖畔》,两年之后接拍陈凯歌导演的电影《妖猫传》,于影片中饰演仅数分钟戏的老宫女,她反复揣摩角色力求做到尽善尽美。到了晚年,已成公认艺术大师的贺友直,丝毫不因一张插画只值数百元而计较。他照样精心绘制,照样乐此不疲,精神在逼仄的二楼房子里书写他的美术人生。于艺术上的无限较真,是曹可凡笔下许多人物共有的特质。或痴或苛,不因外界的种种诱惑或因素而有屈就,而降低自己的标准。自律的人生,值得他人肃然起敬。

特别值得一说的是“去驻随缘室”,这个斋名包含着吴昌硕一种既无奈又旷达的心态。他在苏州、上海一带谋生,漂泊无定,无法预料明日是否又将移家,因此住下也罢,离开也罢,一切随缘。正是在去驻随缘室中,他潜心于艺术创作,取得了累累硕果,可谓艺缘;同时乐育后进,培养了一批在艺坛上有影响力的优秀学生,可谓师生缘;而且这个缘还进一步扩大,日本、韩国的朋友也来拜访,求作品,求指点,甚至他的书画印远渡重洋到美国,波士顿美术馆那块“与古为徒”的匾额就是出自他手,这可称得上是海外缘。吴昌硕还与工人结缘,他的作品参加“救济五卅书画展览会”,募得之款,用于支援五卅运动牺牲者的家属和正在坚持斗争的工人。此外,先生的艺术对京剧等戏剧影响很大,梅兰芳、荀慧生敬仰他的艺术,虚心向先生求艺,他也热情关爱提携后辈,昌硕先生的艺术也与国粹京剧、昆曲结下深厚的缘分。吴昌硕先生与浦东陈桂春、杨斯盛、钱慧安、李平书等众多名人结缘,热心支持创办浦东医院(现东方医院)和浦东中学,并为浦东的慈善事业献爱心,大爱无疆。所以这个缘字,把昌硕先生的品格和一生功绩都反映出来了。去驻随缘室原有吴昌硕自题匾额,后来失去,现存的是王个簃补题的。(文字整理:卢康华)

吴越口述

吴昌硕:去驻随缘金石同寿

我的曾祖父吴昌硕是一代艺术宗师。他生于1844年,1927年去世,得寿八十四岁。

吴昌硕少时天性好静,喜读书、习字,还在父亲吴辛甲的传授下,学习刻印。青年时代,他饱受家破人亡、流离失所之苦,即便如此,也未尝一日忘记读书习印,钻研书法艺术。26岁那年,拜入朴学大师俞樾门下,下了一番功夫学习考据之学和诗古文辞,这段经历,为他后来在艺术上的伟大成就,奠定了深厚的学问根基,同时,也借由俞樾的提携奖掖,大大扩充了人际关系。之后他旅居苏州,结交吴云、杨岷、吴大澂等名公学者,得以身入宝山,遍览这些大收藏家极其丰厚的金石书画藏品,积年累月,目想心存,在书画篆刻艺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。吴昌硕定居上海后,在友人王一亭的帮助下,打开了国内外的艺术市场,从而实现以艺谋生,潜心于艺术创作中,心无旁骛,终于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大家。1903年丁辅之、叶为铭、王福庵、吴隐等人发起成立西泠印社,公推吴昌硕为首任社长。

吴昌硕怀抱家国天下,曾一度投笔从戎,渴望能够在战场上为国家建功立业。甲午中日开战,他追随吴大澂出关御寇,参赞戎幕,不幸的是吴大澂兵败被革职处置,吴昌硕只能扼腕而归。这段波澜壮阔的从军经历,日后化作他腕下笔墨金石中的雄肆之风,寄托着他一腔的壮志雄心与爱国之情。

吴昌硕长期漂泊,居无定所,他的斋名有许多,根据目前所见资料统计,总数当有二三十之多。有的是缅怀故园,寄托乡思,像芜园、篆云楼,就是早年乡居的记录。像齐云馆,出自唐人诗句“湖州安吉县,门与白云齐”,则更是直接表达了他对家乡的感情。有的斋名蕴含着他的家庭观念,“雍睦堂”这个斋号他刻过多次印,其中有一方大印“吴氏雍睦堂”,他篆了墨稿却没有刊刻,留下了特殊而珍贵的印学资料。所

十日谈

高号的故事 责编:吴南瑛

明刊一篇 《刘海粟:三个斋号贯穿一生》。



江南小镇 (中国画) 许联电

然随时间慢慢老去,但其内心摇滚精神的锋芒从未被消磨掉,其音乐依然如同号角一般嘹亮,其思想仍像刀子一样锋利。”人老心不老,心不老则音乐不老。

怀人记事之散文,最不可少的正是活生生的细节,否则人会苍白、事会空洞,感人更是谈不上。

摇摇摆摆而来、摇摇摆摆而去丁聪接受曹可凡长达五个小时的采访之后,坚持留饭,可凡因不敢再叨扰连忙拒绝。此时,丁聪压低声音对他耳语一番:“‘家长’沈峻规定,如果留客吃饭,可抵一口老酒,吃几块瘦肉。依就算帮帮我忙。”后来,丁聪辞世,曹可凡赶赴京开会看望沈峻,谈了一个多小时,沈峻要请他外头吃饭。他因早有安排只得婉谢。“待我上车后,再回头望去,沈峻老师仍伫立于街口,向我挥手告别,三月的春风吹散她那一头白发”。当细节中蕴藏着感恩、锐气、沉浸等



1982年,三十出头的小蒯和他的恋人大学毕业双双留在学校工作。结婚不久他们有了宝宝,这对两位恢复高考后才入大学校门的大龄青年来说,一是喜,二是愁。喜自然不必说,愁的是两人都是单位骨干,教研教学工作都十分忙碌,双方都无老人来帮忙照顾孩子,怎么办?

单位同事给他们介绍了一位保姆。保姆是从淮北农村来的。初见面,小蒯夫妇感到失望,保姆年龄偏大,也没有当过保姆的经验。

感觉到小蒯夫妇失望,保姆说,我虽然年纪大了点,但力气有的,也识点字的,愿意学习城市人育儿的新知识,希望你们给我一个机会,先留我一个月试试,只管我吃饭,不必付我工资可好?

这样的话语让两人对这位保姆刮目相看,决定留下她。后来了解到这位保姆的身世,她的父母原来也是读书人,因为历史原因,她十岁时跟着父母一起来到父亲原籍、一个淮北小山村种田度日。父母去世后,她嫁给了当地一个不识字农民,而后生了两个孩子,大的女儿现已出嫁,小的儿子是她四十岁时怀上的,现在刚上小学。

她说她来大城市做保姆的目的,就是要挣点钱,让儿子将来能读上大学,用知识来改变命运。

果然这位被小蒯夫妇称为姜姨的保姆,很快成了夫妻俩离不开的依靠,他们的儿子阿宝更是依赖这位奶奶。从孩子牙牙学语到长成大人,姜姨在主人家一待就是二十余年。这期间,小蒯夫妇和姜姨一家仿佛也成了亲戚。孩子大了,夫妇俩带着孩子逢年过节会随姜姨到她老家待几天,而姜姨的儿子暑假也会来妈妈这儿住些日子,儿子也不负母亲的期望,多年寒窗苦读后如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。

七十岁的姜姨要告老还乡了,当年的小蒯夫妇也早已是教授了。两位教授带着儿子一起送姜姨回老家。姜姨家的房子已十分破旧,他们出资,请人帮忙把旧屋整修翻新,临走时对姜姨说,别忘了我们这儿也是你的家,想来就来啊。

时间又过了将近十年,十年间,蒯教授夫妇逢年过节还是会给姜姨汇点款去,直到有一次他们汇去的款被退了回来,这让蒯教授感到有些不安,一家三口猜测到底会是什么原因。已经当上公司高管的儿子说我想奶奶了,于是当一个假日,由儿子开车带着父母一路直奔淮北乡间。进了村庄,姜姨家屋门半开着,躺在床上的姜姨已很衰老。周围邻居告诉教授夫妇,老人不久前摔了一跤,腿摔坏了,躺床上已多时,老伴两年前已去世,女儿远嫁外乡,也老了,难得来看一回母亲。

那么儿子呢?儿子是很有出息的,大学毕业工作也很好,已娶了媳妇当了爹,在省城有大房子,就是不愿接娘去住。多邻告诉蒯教授夫妇。那么儿子也不来看他妈妈吗?很少见他来,乡邻又说。

见到蒯教授一家三口,姜姨眼泪出来了,她颤巍巍把手伸到垫被下,摸出一个红包,塞到教授夫妇儿子手里:小宝啊,奶奶给你的!她又开始翻垫被,抽出叠在一起的两条红纸,

原来这是十年前老屋翻新时,蒯教授趁兴写下的一副对联:平安宅第有春风;和顺门里多欢喜。姜姨对蒯教授说,这是你写的字,我看贴在门上快要破了,就把它揭了下来,看到你的字就像见到你们……

蒯教授夫妇的眼睛也湿润了,他们做了决定,要把姜姨接回家去。“问世间情为何物”这句词,不仅仅是用在男女之情上吧?

丝丝真情时,文章不可能不感人至深。这样的效果,非作者故意求之,而是如倾吐之后的水到渠成。

不可忘记的是,曹可凡之真情中,包含着浓厚的感恩。“无论我们走到哪里,无论我们取得何等的成绩,永远不要忘记那些扶持过你、关注过你、爱护过你的人。”参加大学生节目主持人评选活动,因自行设计的五分钟小栏目条分缕析,被评委会主席孙道临先生肯定,投出关键一票,这让曹可凡在比赛中取得头名。他说:“曹临先生的关怀与爱护,完全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。”利用自己的人脉为作者寻找主持的机会,见到作者走路微驼即嘱他练习走台步注意收腹、挺胸、沉肩、收

臀、平视,将歌德关于责任的名言抄录给作者,都是张培曾经给过的帮助。曹可凡说:“在我心里,张培便是我事业的引导者,是传道授业的恩师,没有她的提携,我便不可能走到今天。”

传记可以是一本书那样厚重,也可以是一篇文章那般饱满。言短情长,浓缩的正是当事人跌宕起伏、精彩纷呈的人生。品读此书,读者如能因此珍惜当下,珍惜身边人,珍惜琐碎的生活点滴,不正是阅读对现实的美好观照?

三十年的情和义

徐慧芬

